



THE ESSENTIAL ANTONCHEKHOV
COLLECTION

第六病室

央金◎译

契诃夫短篇小说集

Warm Nice Love And Pure

温暖 美好 爱与纯净

文学经典新阅读·全新译本新体验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

THE ESSENTIAL ANTON CHEKHOV
COLLECTION

第六病室

契诃夫短篇小说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六病室：契诃夫短篇小说集 / (俄罗斯) 契诃夫著；央金译．

—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4.9

ISBN 978-7-80769-848-7

I. ①第… II. ①契…②央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

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9687 号

新业文学经典丛书

第六病室：契诃夫短篇小说集

著 者 | 契诃夫(俄罗斯)

译 者 | 央 金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黎 雨

责任编辑 | 胡俊生 樊艳清

装帧设计 | 张子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张晓兵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 编：100101 电 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| 11.25

字 数 | 210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80769-848-7

定 价 | 3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

毛姆在《书与你》中曾提到：“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使人受益无穷。很少有体育运动项目能适合盛年不再的你，让你不断从中获得满足，而游戏往往又需要我们找寻同伴共同完成，阅读则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。书随时随地可以拿起来读，有要紧事必须立即处理时，又能随时放下，以后再接着读。如今的和乐时代，公共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娱乐就是阅读，何况普及本价钱又这么便宜，买一本来读没有什么难的。再者，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就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，生命中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，往书本里一钻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”

古人也说：“开卷有益。”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，如何选取有益的读本来启迪心智，这就需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。

对此，叔本华在《论读书》里说：

“……对善于读书的人来说，决不滥读是很重要的。即使是时下享有盛名、大受欢迎的书，如一年内就数版的政治宗教小册子、小说、诗歌等，也切勿贸然拿来就读。要知道，为愚民而写作的人反而常会大受欢迎，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专心阅读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，这些书才真正使人开卷有益。

坏书是灵魂的毒药，读得越少越好，而好书则是多多益善。因为一般人通常只读最新的出版物，而不读各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，所以作家也就拘囿在流行思潮的小范围中，时代也就在自己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了。”

正如叔本华所言，“不读坏书”，因为人生短促，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。

出版好书，让大家有好书读。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和愿景，便有了这样一套“国内外大家经典作品丛书”，希望这些“古今中外出类拔萃的名著”，能令大家“开卷有益”。

编者

目 录

- 歌女 / 1
- 打赌 / 12
- 第六病室 / 25
- 变色龙 / 120
- 柳树 / 127
- 代表 / 135
- 带阁楼的房子 / 143
- 坏孩子 / 175
- 哀伤 / 181
- 装在套子里的人 / 192
- 美妙的结局 / 203

小公务员之死 / 212

名贵的狗 / 218

牡蛎 / 224

胖子和瘦子 / 232

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/ 237

脖子上的安娜 / 244

车夫讲的故事 / 267

醋栗 / 279

农民 / 298

歌 女

那时的她，比如今更年轻漂亮，歌喉也更动听些。有一天，对她十分钦慕的尼古拉·波得罗维奇·科尔巴科夫来到她的别墅。那天的天气极为闷热，科尔巴科夫刚吃完午饭，或许是午餐时喝了一大瓶劣质葡萄酒的缘故，他觉得心情有些躁动，身体也有些不舒坦。两人就那么坐着，都觉得无聊，只盼着暑气赶快消退，也好出去散散步。

这时，前厅的门铃突然响起来。没穿外衣、脚上趿拉着拖鞋的科尔巴科夫听到响声后一跃而起，他望着帕莎，眼睛里尽是疑惑。

“大概是邮差吧，不然就是女友。”帕莎说道。

对于帕莎的女友和邮差，科尔巴科夫从来都不回避，不过这次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抱起自己的衣服，走去了隔壁房间里。帕莎跑去开门。令她感到诧异的是，门口站着的既不是邮差，也不是女友，而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漂亮的女士。女士衣着考究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修养的太太。

不过这位太太气喘吁吁，看上去脸色也十分苍白，就像刚刚爬完很高的楼梯一般。

“请问您有什么事吗？”帕莎问道。

那位太太并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朝前迈了一步，四下打量了一番房间，然后坐了下来，看她的样子，好像十分疲惫，又像是有什么病症。她一直嚅动着苍白的嘴唇，好像要说点什么。

“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吗？”她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般，抬起一双大眼睛望着帕莎问道，她的双眼已经哭红了。

“什么丈夫？”帕莎突然感到一阵手脚冰凉，她再次小声说了一遍“什么丈夫”，然后开始发抖。

“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·科尔巴科夫，我的丈夫。”

“不……没有……太太……我……我不认识您的丈夫。”

她们大概沉默了一分钟。之后，陌生女人用手绢频频擦拭她苍白的嘴唇，不时屏住呼吸以克制内心的激动。而帕莎则站在她面前，呆若木鸡一般，用困惑而恐惧的眼神望着她。

“那么，你是说他不在你这儿？”那位太太的声音较之前平静了许多，说话时还冲着帕莎古怪地微笑。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谁。”

“你卑鄙、不知羞耻、可恶……”那位太太一口气说出很多恶毒的字眼，用一种带着仇恨和厌恶的眼神打量着帕莎。“是的，是的……你卑鄙。我现在感到非常非常畅快，总算把这句话当着你的面说出来了！”

帕莎开始了解到，她一定给这位一身黑衣、眼神愤怒、手指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了某种卑鄙而丑陋的印象，她突然感到难堪，这种难堪来自自己胖胖的红脸蛋、鼻尖上的雀斑，还有前额上一绺怎么也梳不上去的刘海。她认为，如果自己长得瘦一些，素颜洁面，不留刘海，那么自己并

不高贵的身份还不至于这样明显，那么她站在这个陌生而高贵的女人面前，也就不那么恐慌和自卑了。

“我丈夫在哪儿？”那位太太说，“不过，他在与不在，我也不关心了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他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了，现在，人们在到处寻找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……他们要逮捕他。呵呵，看你都干了什么好事！”

她说完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情绪又开始激动起来。被吓得懵懵懂懂的帕莎，困惑地望着她。

“他今天就要被逮捕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那位太太满带着一种屈辱和懊恼的神情抽泣起来。

“是谁让他堕落到这般可怕的境地！卑鄙、下贱的东西！不知羞耻的出卖肉体的荡妇。”那位太太斜着嘴角，用一种厌恶的神情继续说道，“是我太懦弱……你听着，下贱的女人！……我软弱无能，你比我厉害，但事到如今，总会有人出来保护我和我的孩子们！上帝什么都看得见！他是公平的！他会为我的每一滴眼泪，为我所有的不眠之夜来惩罚你！你记住，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这番话的。”

接下来，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。那位太太继续绞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帕莎依旧呆呆地困惑地望着她，不知

道她的企图到底是什么，她在等着这个太太做出可怕的举动来。

“我，太太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！”说完，帕莎大哭起来。

“你撒谎！”太太恶狠狠地瞪她一眼，高声训斥道，“我对此一清二楚！我早知道你了！我还知道，整整一个月，他天天在你这里鬼混！”

“是的，可那又怎么样？我也没有办法。如你所言，我这里经常有很多客人，可我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任何人，从来都是他们说了算。”

“我现在告诉你：他盗用公款的事情已经败露！他利用他的职务之便贪污公款！为了你这种……为了你，他不惜去犯罪。你听着，”太太在帕莎面前站住，用坚定的语气说，“像你们这种人，压根就没有什么廉耻之心，作恶才是你们活着的目的，不错，这就是你们的目的。当然，说你已经堕落得很深，没有一丝一毫人情味，也是不对的！可是他有妻子，有儿女……一旦他被抓住判了刑，就会被流放，到那时，我和我的孩子们就要活活饿死……这一点你必须明白！不过眼下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要我今天能送去九百卢布，他就会平安无事了，而我和我的孩子们也可以免遭穷困之苦。只要九百卢布！”

“什么九百卢布？”帕莎小声问道，“我，我不明白……我可从来没拿过……”

“我不是跟你讨要九百卢布……我也知道你没有钱，当然也不会要你的钱。你只要给我东西就好了……像你这种人，通常会有男人送你们各种贵重物品的。而你只要把我丈夫送你的东西交还给我就好了！”

“太太，他可从来没给过我任何东西！”听到这里，帕莎大喊道，她已经明白了她来的真正意图。

“没有给你，那他的钱都去哪儿了？他自己的钱，我的钱，公家的钱，他都挥霍到哪儿去了？我求你了。我知道刚才我很气愤，对你说了许多不该说的难听的话，我可以向你道歉。我也知道你一定恨我，可是也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，你也有同情心的对不对，所以我恳求你把东西还我！”

“哼……”帕莎耸耸肩膀，摆出爱莫能助的样子，接着说，“我倒乐意这样做，可是，如果我骗了您，那就让上帝惩罚我吧，他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任何东西，我也恳求您请相信我的良心。不过，您说的没错，”帕莎说着有了一丝紧张，“有那么一次，他是给我带来两个小玩意儿。既然您想要，那我就拿出来……”

帕莎说完，便拉开梳妆台的一个小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空心的铜镯子和一只成色很不好的宝石小戒指。

“给您！”她说着，便把东西递给那位太太。

那位太太像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，脸霍地涨红了，面部肌肉抽搐起来。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！”太太说，“我不是来这里乞讨的，我只是来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……你利用你的手段，榨干了我的丈夫，榨干了这个软弱而没钱的可怜人。星期四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你和我丈夫在码头上，那天你戴着十分昂贵的胸针和簪子。所以，你不必在我面前装无辜！我最后一次问你：你到底给不给我！”

“您可真够奇怪的……”帕莎明显是生气了，“除了这铜镯和戒指，我可从没见过您的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的任何东西。如果有，他也只是偶尔给我带点甜馅饼。我向您保证，我没有说谎。”

“甜馅饼……”那位太太冷笑说，“孩子们都在家里饿肚子，他却给你买甜馅饼！如此，你是铁了心不想把东西交还给我了？”

帕莎还没有说话，那位太太便坐了下来，眼睛盯着一处地方，好像在盘算着什么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她说，“如果今天弄不到这九百卢布，那他就完了，我和孩子们也完了。这个坏女人，我是该杀了她还是该给她下跪呢？”她开始用手绢捂着脸，痛苦地啜泣着。

“求求你了！”她继续边哭边说，“是你害得我丈夫一无所有的，如今他的前程也被你毁了，拜托你救救他吧……如果你对他没有一点同情心，可是我们的孩子，孩子们……孩子们并无过错的呀！”

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帕莎的恻隐之心，她一想到几个小孩子站在大街上，饿得哇哇大哭的模样，她自己不禁也大声痛哭起来。

“太太，那您觉得我能做些什么呢？”帕莎说，“您一来就说我是个坏女人，把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害得倾家荡产，但对于您，我是问心无愧的……我向您保证，我从没有在您丈夫那里得到任何好处……在我们这些歌女中，除了莫蒂有人供养之外，其余的人都是靠面包加克瓦斯（含低度酒精的饮料）勉强度日的。我之所以接待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，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教养、有礼貌的先生。再者

说，作为歌女我们也不能不接待呀。”

“把东西还给我！我只要东西！我这么低三下四请求你……好吧，我给你下跪！这样总可以了吧？”

“啊！”帕莎尖叫一声，吓得直摇手。这个苍白美丽的太太真是出色的演员，为了她自己的骄傲，也为了她那高贵的气度，她当真会给帕莎下跪的，以此来羞辱她歌女的身份。

“您不要这样，我把东西都给你就是了！”帕莎擦着眼睛，显得很忙乱，“但是尼古拉·彼得罗维奇确实从来没有给过我……这些东西都是别的客人送我的。既然您那么需要，太太……”

帕莎边说边拉出五斗柜上面的抽屉，先从里面取出一枚钻石胸针，一串珊瑚，然后是几只金戒指，一个金镯子，全部给了那位太太。

“您都拿去吧，既然您那么需要。只是，从你丈夫那里，我从来也没得到任何好处。都拿去吧，发您的财去吧！”帕莎一想到这个女人威胁她要给她下跪的行为，内心便感到莫大的侮辱，所以她说，“既然您出身高贵……又是他的合法妻子，就应该让他好好守护着你，而不是让他来到我这里。

再者，我从来也没有勾引过他，是他自己来的……”

那位太太用她那模糊的泪眼打量着帕莎给她的东西，说：

“这肯定不是全部！这些东西连五百卢布都不值！”

帕莎真是气愤极了。她又从五斗柜里扔出一块金表，一个烟盒，几颗金纽扣，最后摊开双手说：

“这下您看好了，我一无所有了……不信您就来搜吧！”

那位太太叹了一口气，颤抖着将所有的东西包在手绢里，一句话都没说，甚至连头都没点一下，就走了出去。

这时，隔壁的房门打开了，科尔巴科夫走了出来，他脸色苍白，神经质地晃着脑袋，像是刚刚喝了一杯苦药似的，一双眼睛里满是泪光。

“您到底给过我什么东西？”帕莎质问道，“请问您，您在什么时间给过我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东西……东西不东西的已经不重要了，”科尔巴科夫眼神空洞，又晃了一下脑袋，说，“我的上帝！她竟然在你面前痛哭流涕，低三下四……”